

加油！

觀護人唐珮玲

在你人生黑暗低潮時期，巧遇一雙見到你就發亮的眼睛，感謝你曾經照亮了他的人生，他閃爍的眸光像是微小的螢火蟲光芒，點亮你自己眼前的道路。

遠調他署的那段時間，假期中間我又回到高雄，為了無奈的高速公路長程通勤前先去加油站，突然間我認出那削瘦的背影，和染得錯落的紅頭髮，當她面向我搖下的車窗，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收錢時，看到凹陷的雙頰，我確定絕對是她，這個曾經吸毒、誤入歧途的「夾心餅乾媽媽」。

她報到的時間其實只有短短六、七個月，通常這種假釋期間短的毒品案件，是我最頭痛的類型，再犯機率高、行政流程趕，有時報到拖拖拉拉，沒見到幾次面就撤銷假釋了。沒想到，她驗尿不但正常，而且活得很積極，沒多久就頂下一間早餐店，把帕金森氏症的老媽媽也拉到店裏來幫忙，當起了校長兼撞鐘的老闆娘，店裏生意很好，可惜也因此得罪了街坊，開始發生爭執，她無力解決，索性將早餐店結束，開始去當伙食堂的阿姨，沒想到屋漏偏逢連夜雨，未成年的女兒懷孕了！

痛心早就不足以形容她的情緒，尤其是女兒的同居男友，年紀只小自己沒幾歲，平時遊手好閒、不務正業也就算了，女兒懷孕期間還疑似犯罪，被檢察官偵查中。看到女兒懷孕生產的過程，既沒有魚湯通乳又沒有麻油雞飄香，連幾件勉強替換的孕婦裝都是自己買給女兒的，男友和未來婆婆的疏離已夠難過，更難堪的是男友竟然沒打算要負起責任，甚至連小孩都不想留下，讓她原本希望女兒結婚有個幸福小家庭的希望完全破滅。

早在女兒國小時期，她就背負著不堪的錯誤，前夫吸毒

加油！

也販毒，連帶自己也沉淪毒海，更因此犯下重大刑案。吸毒時期養育女兒的責任丟給了老媽媽，所幸被捕後，在獄中戒毒戒了乾淨，但是在女兒最需要管教和照料的青春期，自己卻是身陷囹圄，成為女兒難以啟齒的羞辱，老媽媽沒辦法好好管教女兒，沒多久就開始逃學逃家，演變成難以收拾的局面，好幾次在約談室裏，她自責地落下淚來，又氣、又恨、又無助又無奈，她最終下定決心，要替女兒和孫女討個公道。

雖然自己是被司法制度判刑、入獄，但她還是相信司法制度是公平正義的化身。她提告女兒的男友，沒想到竟被反訴恐嚇，歷經人生大風大浪的她，現在卻像一葉孤舟，簡陋的約談室，竟成為唯一療傷止痛的避風港。憤憤不平的淚水一再滑落，她常常在這個月報到結束後沒幾天，又突然出現，寧可坐在約談室外枯等到五點下班，也要跟我談談。

人都走光了的靜悄悄約談室，不時傳出她的低泣聲，聽她訴苦、聽她哭、用光衛生紙是必經的過程，或許是為母則強的堅毅，她哭完後總還是能打起精神問我：「老師，那接下來該怎麼辦？」她和一般民眾一樣，每回的訴訟過程都很緊張、很害怕，即使是任何正常的法定程序，都讓她焦慮不已，對司法界的專業人士來說很難理解的是，即使是已經歷經整個刑事司法流程的她，卻連基本的「開庭通知」是什麼都不懂、院方或檢方也傻傻分不清、法官檢察官都是「大人」。所以每次都要用最簡單淺顯的方式解釋給她聽，但也許對民眾來說，司法流程和法律術語實在很難理解，每次說明基本案件流程，我講到後面她忘了前面，我只好一面講一面教她如何寫筆記，否則過幾天我又得重講一次。慢慢的，她堅強起來，也愈來愈懂得接受和運用給她的社會資源。

一直以來我都試著引導，希望讓她和其他有心改變的受保護管束人，不要僅用金錢方式彌補對過去罪行的愧疚，所以L股「同學」（按：觀護人對受保護管束人之代稱，而受

保護管束人則多以「老師」回稱觀護人)的回家功課特別多，這樣的練習有時增加了他們日常生活的負擔，許多交回來的作業不是白紙一張就是令人啞然失笑，但有些受保護管束人藉此學習抒發心情的方式，甚至成為有效的溝通管道。

數年後我才知道，這其實和日本的「謝罪文銀行」異曲同工。2009年兵庫縣律師協會創立了謝罪文銀行¹，所謂的謝罪文，來自強調責任、悔罪和集體性主義的日本傳統文化思想，在日本獄政制度一直以來均有要求受刑人靜思²、書寫謝罪文的傳統，甚至受刑人出獄前多次撰寫謝罪文給遺屬，假釋後經由保護司許可至同意會面的被害人遺屬家中上香致歉³，謝罪文銀行利用固有傳統，鼓勵在監在押的加害人書寫反省、道歉信，由謝罪文銀行先代收，等待被害人或家屬認為適當的時候，再轉給被害人閱讀，一方面讓加害人自我反省並向被害人致歉，同時也能預防不當的言論對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，充份修復雙方的情緒，待加害人出獄後也較有利於重新融入社會群體關係中，這個銀行方式目前尚未普及，成效也難以量化，但對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都產生心靈療癒的效果。不過，受保護管束人之所以成為受保護管束人，絕大多數在求學的精華時期無法融入學校生活，所以在表達能

¹法務部 99 年修復式司法委託研究案第 209 頁。因全文及背景過於複雜，節錄說明如下：本制度運用在少年案件為主，在少事司法制度中有「意見聽取制度」和「心情傳達制度」，在加害人釋放或假釋前了解被害人的心聲，其精神為被害人與加害人經由修復式司法，創造可能互動的機會，透過受過訓練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談者，協助被害人加害人進行對話，甚至獲得回覆和道歉。

²安土茂，決定版刑務所の事典，二見書房第 89 頁（日本出版，台灣無譯本）。監獄雜居房（指一般房，台灣亦然，相對的則是重戒護等特殊狀況的獨居房或雙人房）的日常生活，每日 18：00~18：05 是固定的正座反省時間，所謂正座是日本人表示正式或尊敬時，雙腿合併、手指併攏雙手放置在腿上，背脊挺直跪坐在榻榻米上的姿勢，十分不舒服，難以久維持。在聽到監獄官喊「正座！」的口令後，所有受刑人全部正座，在心中默想，對被害人道歉謝罪，並祈願被害人家屬安寧，同時也是受刑人自我反省的時間。該書為因強盜殺人案服刑 15 年之更生人安土茂所著，內容雖為作者主觀角度來介紹監獄生活，但內容詳實、資料充足，對一般民眾而言，仍是難能窺見的作品，尤以更生人身份更為可貴。

³合田士郎，前科者，恒友出版社第 30 頁（日本出版，台灣無譯本）。作者為前無期徒刑受刑人，服刑 15 年後假釋出監，作者在監多次向被害人遺屬轉寄謝罪文，被害人僅存家屬最後同意會面，會面過程中，作者深刻感受到自己的犯罪傷害被害人之外，也把無辜的家屬全部拖進了痛苦的深淵，但遺屬被害人之姐的寬恕，令作者覺醒。本書亦自述為了重新適應社會、不再犯罪，從頭開始學習指壓按摩為正當職業，更生過程漫長艱辛，但重新獲得社會接納，娶妻生子，以自身經驗撰寫多本與獄政、更生人有關書籍。

加油！

力甚至是識字閱讀都常有困難，即使有心悔過和道歉的她，怎麼樣也寫不出幾個大字，好好說明自己的心情和想法，對家人、對被害人表達愧悔的方式常常是辭不達意地對著我說：「我會認真打拼賺錢給家裏過好日子，然後捐錢做好事！」

她真的認真工作，靠血汗勞力，每個小時最多賺個百來元，每天算日薪，有做才有收入，一個月收入大約只到基本薪資的水準，養家活口都嫌不夠，但她還是「發心」會捐錢給廟裏，希望減少自己的罪惡、幫助需要幫助的人，這種純樸而感恩的行為很令人感動，但我卻不覺得捐贈給廟裏都一定有妥善的運用，於是，我介紹了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工作內容讓她參考，她馬上說要去捐錢，我忍不住勸阻她，不要勉強自己，告訴她犯保的目的是未來有能力時再付出就可以了，但她很堅持，想為當年所傷害的人略盡彌補的心意，即使早就已不記得她案件被害人的容貌。我陪著她到犯保，她扭捏許久，紅著臉低聲問我：「啊這間辦公室這麼棒，我哪捐 300 塊會不會被人家棄嫌？」對過去的罪行羞愧，又難以面對社會，她窘迫的心情，挖盡腦海中貧瘠的言語，只能講出這句牛頭不對馬嘴的話，但即使是一塊錢也不要緊，因為這份悔恨歉疚的心意如同涓滴化為甘泉，提供給其他被害人在受害荒漠裏生命之源。

許多諮商、輔導和社工研究經驗都發現，同為女性的協助和來自女性的慰藉，對女性受輔導人效果非常強大，這些理論在她身上是得到完全的展現，她是靠著母親的期望維繫正向生活，對女性觀護人有充份的安全感，但在控訴女兒男友的過程中，卻感覺女兒一心向著男友，忍不住痛哭失聲說：「女兒在開庭時講的話，就好像用刀一刀刀剝著我的心！這比打官司更痛苦！」可是，這些痛苦她卻不敢告訴母親，更不敢告訴檢察官，她想來想去，又只好來找我，聽她抽抽噎噎訴說支離破碎的人生，為她分崩離析的親情尋找牽聯的情絲，重新縫補生命裏曾經失去的關係和愛，她非常努力地去

做，也漸漸有了些起色，不時會來詢問未來的方向，即使案件已經從我的手中結案，她已不再是屬於 L 股的受保護管束人，她還是會突然跑來約談室外等候，直到我突然被調動到其他地區。

為了減少無謂的困擾，杜絕任何可能的關說，我一直以來從不告訴受保護管束人我的名字，她也不知道我被調動到哪裏，在不知姓名不知何去的狀況下，她竟然想盡了辦法，經歷各種混亂的轉接、不斷地被掛電話後，終於找到了我。聽到來自第二故鄉純樸又猶豫不決的口音，問是不是從高雄來的 L 股老師時，我忍不住笑了，半開玩笑地問她：「怎麼畢業了，老師還要售後服務這麼久啊？」她哀怨地回答我：「啊就莫宰羊應該按哪啊！」我真後悔說了這句玩笑話，猶如輕侮自己的就職誓言，任職之初我就曾發誓要認真傾聽他們的每一句話，因為對受保護管束人來說，這一生中最認真聽他說話的人，可能就只有觀護人！許多人都認為觀護人應該「說」很多，其實真正輔導成功的要件，不在於自己說了很多話，而在於對方說了哪些話，同時適切地回應對方的話，人本主義心理治療宗師 Carl Rogers 創立的當事人中心治療是當代心理治療的顯學，他的女兒 Natalie Rogers 繼承父親的衣鉢也成為一代心理治療的大師，她的一句話最切中我們工作的核心：”The most powerful thing from the client’s point of view is to be deeply heard.”（從個案的角度來看，最有效的事莫過於真正深入的傾聽）

她哭喪的聲音幽幽細細地流過電話線，傳進我的心中，其實，說了好久，她並不是真的有什麼非問不可的事要找我，而是訴訟進行中心情十分低落，想要看看老師、聽聽老師說話，最重要的是，她想來跟老師訴苦，即使知道我會回答的是哪句話，她還是想聽一遍又一遍，數年的經驗和學習在我腦海中出現各種專有名詞，這叫 social bond、這叫社會賦歸、這叫諮商關係建立、這叫整合性羞恥、這叫……。這些炫麗

加油！

的專有名詞都像風沙飛過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清晰地刻劃在石板上的銘文：「信任」這二個最簡單的字。受保護管束人和觀護人之間，建立的關係不僅僅只是職業互動，更包括了人類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真心，困難地融合了職業的界限和法律的規定，但即使是在如此衝突的關係之下，她還是信任了站在對立面的我，猶如野兔信賴猛獅。這份信任，是專屬、是唯一，是皇帝也無法下令改變或移轉給別人的無價之寶，也是改變一個人重新走上光明生活的第一把火炬。

根據經驗和前輩的指導，隨時間過去，這把火炬常常僅留下灰黑餘燼甚至灰飛煙滅，我不知道她心裏的這把火炬消失了沒有，忍不住在加油站裏輕聲喊了她的名字，她雙眸突然發光笑顏逐開，我們就站在加油島上，聽她叨叨絮絮地說著現在的生活。突然想起應該要告訴站長是老師來看她，免得被站長誤認是摸魚，急忙跑去報告站長，我怕她被罵，想先走讓她好好工作，她急著阻止說：「老師，你調走的時候，我覺得天都黑一邊，以後不知道要怎麼辦，終於見到你了，千萬不要走，我一定要跟你講話啦！」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存在，在我所屬的工作場域，更是常被輕忽我們的專業，甚至被當成打雜工，但對她來說，卻是象徵希望，讓她臉上發出了衷心喜悅的光芒。她很興奮又很得意，告訴我她沒有再碰毒，管區驗尿也證明她的乾淨清白，她每天工作 12 小時，拼命賺錢養活一家四代，甚至修補了女兒多年來斷絕的親情，把女兒和孫女接回來和老母親同住，她偷偷指著後面認真擦車的長髮女孩說：「那就是我女兒！」

她看著女兒在午後的陽光下全神貫注地打拼，表情是感動、是喜悅、是欣慰、想必是五味雜陳的回憶一齊湧上心頭，我看著她們母女，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是什麼模樣，因為我自己五味雜陳的回憶也一齊湧上心頭。

看著後方的車陣越排越長，加油站站長疑惑的眼神愈來愈射向這邊，我對她揮揮手道別，祝她順利，也為她加油，

她一手揮舞向我回禮道別，一手高舉油槍替客人加油，我笑了，因為眼前這景像豐富地填滿了寫實畫面和抽象意境，但更讓我拼命壓抑酸楚的鼻頭，她假釋後是多麼需要我為她加油，她的孺慕信任無意間也替我加油，如今她舉起油槍為別人加油，更為她摯愛也愛她的媽媽、女兒，加油！

加油！